# 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

#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五

## 論語二

### 爲政篇

子曰爲政以德章

爲政以德是現成象是㘞圇句拆開不得層摺不得朱子曰德與政非兩事問是以德爲政否曰不是把德去爲政不必泥以字只爲政有德相似細玩其理自明

爲政以德猶云有德之政不是德與政分論故爲字以字都不是著力字

他處虛字要著力此何以字著力不得若云以德去爲

政即分德政兩事即向外去其德亦雜處黃老之德耳

為政以德不是廢政但以德先之耳

首句止得半截話無為而天下歸意在第三句中見居所而衆星共正以譬德之主宰運旋只指出無為化神之意耳非擬天子高居而四方環衛也

此極亦自動第人不可見耳

此頗與黃老相近得黃老之精則所謂居簡馭煩以寡制衆亦自見得此意顧其嫌近理而愈失真者其所為德非吾之所謂德耳昔人謂漢以黃老治如曹參之守法陳平之不對錢穀刑獄與文帝之謙讓未遑

放賈生鼂錯之類皆是然亦祇得黃老之粗者耳何則北辰居其所是動之至非不動之至黃老之所為德在至勞非至逸也而漢人惟知以逸待勞故吾謂黃老之精漢人尚未之見及也而後世所見又出漢下治天下之法固宜其架漏千年而三代以德之政終不可得而見也與

自古君道未有求逸者即無為而治亦人不見其迹耳聖人煞憂勞無逸

子曰詩三百章

此是論詩教之大旨示人以讀詩之法舉全部詩經而言非指作詩之人之事亦非釋詩之詞義為遂章逐

何等解脫法門也

此乃聖人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之法不是讀詩亦不是論思亦不說詩之思本皆無邪也

一言不是貪省求直捷

全言重無邪不重一言范氏守約之說是題外推廣義也各經皆然何獨詩乎故次之圈外

但取悟要之意猶可言也至謂悟得一言可蔽即可不須三百此又亂人之道也然而講悟要勢必至此故悟之一說無忌憚之術也

知其爲邪即無邪也若揀出邪放隱處邪愈有矣後學怕說到邪正見他渾身都是邪耳

詩之緣起原從釆風考事而立只一採訪陳觀間可知有先王許多刑賞慶讓補救化導之道在此無邪之本也後人讀詩提起此意在前則雖淫奔昏亂之章皆得性情理義之正矣後人不明斯理反以朱子之說爲疑若聖經必存正去邪而爲無邪則大易不當設見金夫不有躬之象而春秋亦不當載姜氏會齊侯之文矣

註中善者感發惡者懲創二語是無邪定解近人惡切實而務圓通都不肎如此講或全主一言或只拈思字便似夫子離却語言文字立不二法門直指人心者其害道可勝言耶然其來亦有所本由王伯安緣

陸子靜之說以畔朱子謂三百無淫詩然猶知其說之難通也則歸咎漢儒雜亂夫子已刪之詩非古經矣至鄒京山敬祖遂其意猖狂譎詆謂既經刪正淫詩焉得復在三百之內朱子於詩稍涉情致即為淫奔使聖人經世之典雜以諧謔初學血氣未定多生邪思致蒙師講授父兄不授故其詩解以古序為斷今即序論之則桑中蝃蝀氓丰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諸篇在序已不得不言淫亂矣其詞獨非諧謔初學聽之獨不生邪思蒙師父兄獨可啓口而教乎至毀朱子為高叟咸丘蒙而以子貢子夏孟子之言詩為斷夫說詩與註詩不同以說詩律註詩此所

謂高叟咸丘蒙之見也果如敬言則亦但虛懸本文聽人解悟圓通足矣又何必執古序以爲左證乎又謂朱子將六經許多義理劃與二氏自守皮膚趙貞吉亦自謂不諱禪學禪正是聖道之精微朱子自劃以授二氏耳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其悖妄一轍正可見其底裏所自出嗚呼自孟子劃之以與翟朱程朱劃之以與佛老久矣徹與貞吉乃欲援而入之多見其不知量又何傷於日月乎

子曰道之以政章

兩節平舉語意歸一優劣會否瞭然難混朱子恐後人遂偏廢政刑故於圈外說圓謂德禮中原有政刑聖

人只爲第一節專用政刑乃不可耳朱子所云不廢者正德禮之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論者動云不可既政刑而尊德禮是欲將專用政刑者周旋先與聖言相刺謬矣豈朱子註意哉

有云政刑不可說壞蓋春秋時所謂政刑尚是太公之治齊非後來申商比也子產之於鄭亦如是先生曰看朱子圈外總註政刑德禮原俱指先王所以治天下者故曰不可偏廢但爲當重政刑而不本之德禮者言若專重政刑則雖先王之政刑亦止得免而無耻故政刑不但不是申商并非太公子產之所爲政刑也

德禮在先政刑在後德禮爲本政刑爲末古今理勢之必然聖人分別兩者得失淺深原爲當用政刑者而設故次第說人耳或將德禮講做政刑從商量變計却須將政刑廢壞矣

或云德禮指在上本身說德訓行道有得合身心言如其身正不令而行意禮即行事中正之矩道立於身而道之齊之以此若但說教民爲善則斷者刑行雖闕何嘗教民爲惡仍是道之以政矣禮偏指行禮則只是教民習禮矣禮即德中無過不及之則而散爲數度者如云德道未能又須禮齊如此則禮之效淺而德之效淺矣德固禮之本也先生曰此章原爲治

法分辨本末不重責君身意若正身而民化又別一
話頭此章道齊二字原專指教民說但德道指君之
躬行倡率耳禮便是制度品節之及民者故曰齊若
謂禮亦在君身行事看則仍是道之非齊之也註中
國字又字欠第甚精此又字與又多能也又字同例
是加詳不是推深正分本末輕重說非禮深而德淺
也政道不從又須刑齊德道本一又須禮齊文義自
明合論之德禮為政刑之本分言之德又為禮之本
非謂齊深於道也道註先之齊註一之是兩節通訓
故不特德道是率先即政道亦是率先霸者治國亦
必身自行法示信即所謂道之以政也但霸者率先

只在紀綱法令與王者之率先只在仁義孝弟此爲不同耳不可因霸者之教民亦以善而謂王者只將行未嘗教民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志學是徹始終事

工夫吃緊在前三節雖聖人生安於此想亦煞用力來到知命以下只是涵養充積去用力一節輕一節矣

問五十而知天命曰是先有這件家伙在知天命只是曉得這家伙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問甚來歷也

耳順是聽之至不是洩要洩聽明即非聖學

聖人之學性天之學也自古無學心之說有道心便有人心放心不可爲學也學所以正此心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其所學非聖人之學也故凡言心學二字即是爲邪說所惑亂彼只要歸於無善無惡耳聖人說箇從心所欲重在不踰矩三字矩者何性也天也至善也心與性天合一方爲至善方是聖學可知心上面更有存放謂聖學都在心上用功夫則可謂聖學爲心學則不可

說箇不踰矩可知聖人心中刻刻有箇天則在不是即心是道此本天本心之別即程朱之所謂主敬也

聖學原無一息之停刻刻有日新處數者只就十年大

段衆箇名目敎人耶

聖人工夫只一片去到十年獨覺得火候一變耳如元氣流行不見他那一日換却寒暑然四時之正自禪聖人止是一路做去純亦不已不是過十年另換一番工夫也不是無思無爲忽然又開一様境界道理境象循節相生後十年消息已在前十年做透前十年見處却與後十年不同與邪門忽摸著鼻孔又道鼻孔原來向下總沒交涉也

或云夫子隱其學之微始微終者而言其積累者以敎人先生曰聖人言語句句真實凡所謂謙辭亦是後儒推原而言若說聖人有意作謙便有弊病況有所

隱乎程子所謂聖人未必然朱子所謂固無積累之漸是指聖人生質而言言其生知安行於所謂志學立不惑等不大段吃力界畫定做耳不是說聖人別有一種易簡道理直捷工夫秘而不傳而故立此節目爲下乘說法也惟禪門有兩種接機姚江竊之爲天泉証道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爲其次立法的若接利根人則心意知物總是無善無惡本體工夫一悟盡透如彼之言原有兩道故有隱有示耳

聖道決無可隱

聖門總無頓悟之法和尚家有一宗各有一樣啞謎要

人猜著猜著便無事故有頓漸之說聖人之道做到
老學到老假我數年卒以學易活到八十九十又須
有進候不同處總無頓悟事也或曰然則生知者非
與曰生知者知之易不喫苦如所謂聞一以知十聞
一以知二是也非謂定不須學也且如孔子問禮學
琴也須從人問學來但到手容易默識心通處不同
於人耳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怎地用功何曾一聽
便了悟哉

講到末節多說窮神入化學成德全他竟不許孔子再
活到八九十去甚可笑

問朱子知行分配之說如何曰朱子謂志學一而學一

而力行而以知為重亦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則知行原十分盡開不得朱子因門人問如何分知行故隨問答之非此章一定之分限也問十五志於學章知行如何分朱子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如此分看

孟懿子問孝章

懿子不再問便見其錯會

孟武伯問孝章

不說人子之心而反說父母之心此是對照語只說父母之心如此又不說人子宜如何體父母之心此又歇後語其辭氣極活極冷惟活也冷也譏刺人人心

褁去
凡無疾之時皆父母所憂之時此所謂疾之憂所謂惟
其疾之憂也程子謂武伯其人多可憂之事正見此
義

子夏問孝章

不誂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模擬可模擬便未爲難矣
隨時易地其道無方舜之齋慄有齋慄之難老萊之
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便有一分之色自
然流露無可掩著難處原不在色不在色色之所以
難也
根心生色不假貌爲然則眞朴者其色無難乎此又有

說温寶忠母夫人舉此句爲訓曰性急人烈烈轟轟凡事無不敏捷只父母前一味自張白主氣質使父母難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凡事討盡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不痒由孔亦使父母難當其言粗淺而有味色豈必出於不孝凡自以爲其心無他徑遂出之所傷已多皆此義也色固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則必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此此所以難也程子謂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温潤之色須識此意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

如愚是不違外貌

退省只是實勘其所行耳人每說得聖人神張鬼智憎

冥窺覷相似豈不可笑

發謂日用動靜語默間皆足以發明終日所言之理但謂言上發明固非離却夫子所言而泛言發夫子之道亦非語意也亦字是警語詞不是輕可詞

足發正見不違中默識之妙非兩件也

此章久在雲霧中以如愚為老氏之盛德若愚以足發為衆妙之門而全抹去動靜語默之間發明所言之理之意總由平日胸中無身體力行四字處處走入玄虛與聖賢大旨背反不獨此一章也

子曰視其所以章

聖人只論觀人之道當如此若其所以爲視觀察者然有本領是上一節說話聖人未之及耳故朱子引程子之言於圈外蓋不見此理但講視觀察恐後人蹈人自私用智之術流爲機權作用失却聖人所以觀人之本也

程子所謂知言窮理是平日自做工夫原不爲視觀察而設然却是視觀察底定盤針子或有改知言作知人者便不通三句正講知人知言乃所以知人者也知人是性之德智之用不是做工夫處

或問朱子聖人嘗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爲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若不

教徹底分明如何取舍此等處直是朱子道得盡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敷奏明試三載考績聖人如何委曲周到也是道理合如此聖人未嘗不詳慎也誠至明生只在知言窮理上省得苦工夫耳

或謂一時而視觀察都到斷無此理須知此章爲人論觀人之法當如此不是聖人自夸其神鑒也

凡人情僞自上古至今日無異也聖人窮理盡性能知鬼神萬類之情狀其道固如是非爲末世奸儉而聖人爲立鉤距之術也視以觀由察安在唐虞三代前理亦爾有謂人情日漓鉤距日密雖聖人不能坦然以遊世是聖人胸中先擾擾多機械危險矣何以能

知人曲成萬物哉且孔子時已世變易術如是更數千年將聖人亦相從爲魔怪耶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有謂人之爲學以見聞自牿者多矣君子之學求諸心而自得先生曰故者所已知新者所未知都只在聞見中說言因其所已知者而益加精詳日知其所未知非謂故爲聞見而新爲心悟也猶之看書初時所見猶屬皮膚若能思辨不已剖晰精微或悟前解之粗或知他說之謬或得向時未見處或旁通於別義皆所謂知新也如此則可以爲人師而講書辨難矣註所云記問之學無得於心者猶之近日秀才止曉

得一本説約俗書自以爲原本傳註此以淺陋爲故而不知新者也又有一種學究博考講章如所謂蒙存淺達者以至於大全則自以爲無所不知而究於聖賢之旨不知其所歸所謂蒙存淺達之迂詭大全之駢駁不能辨也此以駁雜爲故而不知新者也又其甚者造撰新奇之説離叛傳註如表黃之攷註葛寅亮之湖南講及説統説叢等此又以謬妄爲知新而非聖人之所謂新也凡此總因四書之理無得於心而徒爲講章記問之學故也非謂四書傳註之外別有所謂新者當舍傳註而求之心也且聖人明言溫故而知新則新原只在故之内知之得力原只在

溫之內未嘗云棄故而知新也

有謂以物應物執其一以格其萬必有所限於物而不通以心應物則隨取而皆裕先生曰以物應物方不執一以格萬以心則限於物而不通矣況溫故知新亦不是心與物之分

有以故爲形而下之器新爲形而上之道先生曰溫故知新是日知其所未知耳非故爲形下而新爲形上也今日之新明日又成故矣

中庸溫故知新作兩節看此只作一節看新從故生必新生而故爲實得

子曰君子不器章

不器不是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領不關器不可以器求之限之耳無所用者非不器也君子有時以一節見如治水稼穡掌火明刑之事似有專長然而不器也

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又須放入器字中看乃得其全人但見得器字外耳

子貢問君子章

先行句即落箇其言則其言無從措辭說即所知之事理也若云我所知之事理必躬行有得而後可見之言八字只一句說行其言只指一件與別章重行慎言之義不同別章言行平對泛說故行字去聲讀此

只是一片說故是平聲字

其言乃所知所得之事理也不就做一番言語說過必先身體力行步步著實而後說出來行其言三字拆開不得拆開則行字是去聲而非平聲去聲是對待字平聲即在言字上見故比他處平聲之言行較淺一層也但作言行先後則其言從之四字都無著落

其言非有聲之言言之事理也行非徒行之行踐其事理之實也故行其言三字拆說不得

其言非言也從之乃言耳以今日論君子只有其言在所謂先行後言之意不可得而見之在君子當日亦必忩中先行箇其言在方去先行後從耳

有謂子貢居言語之科夫子此語專伸起行邊耳先生曰祇是眼前所見事理其未體諸身也曰其言乘而見之實事曰行其言及其宣之口耳曰而後從之然則其言非言也行其言非專指行也總是此理顯藏次第分名究之只要完得此理實有諸巳以喻諸人耳若云專伸起行邊却須先有其言在而行之又早言伸在前了也宗門人要去事理障先不要有其言看得行是運水搬柴作用言是語句文字義學打合不上強分輕重只為其言上無是非故行處全無義理直謂不曾有所行可也

意固重行而語實為言而發對子貢病也看下箇其言

字則言之理已在前矣

先後是君子終身刻刻如此

而後從之是到此自然流出非爲此而後行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章

周字中等殺越精明氣象越廣大

萬曆以來門戶之爭害人家國只於一比字耳郝虎子問一門戶要人於東林鉅公曰此君子也將將矣問於山陰劉念臺曰此小人也遂劾之天下稱鉅公直鉅公亦長者也然未免比矣如念臺先生其庶幾焉而虎子能信山陰而不顧門戶亦不可及哉從人猶以山陰爲東林此門戶人所以爲重耳其實不然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學謂講習之事凡一技一業世務云爲皆是讀書不過
其中一事耳洒埽應對進退造之可至聖人若不思
則不得其理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
不思之人猝乍有所見便自以爲是必不肯並存闕疑
乃所以罔也
有謂思以求心先生曰此騎驢覓驢也思以求其理耳
良知家作爲顛倒贪知識窮兇極惡皆只爲打算了窮
理工夫

子曰攻乎異端章

有解攻爲攻伐之義先生曰攻治之攻改而爲攻伐之

攻其義水火矣要使天下無是非混同異是何心乎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首句空說箇知之道知之不知是女字中所自有爲知爲不知是能不自欺末句就指不自欺處即是首句知之道故首末兩知字總說是一樣而有虛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自己見地分現處下二字是不自欺細看來六字字字不同許東陽謂中四字指一事之知猶覺籠統在

知之不知就事理上說纔見得有知有不知便自欺不得爲知之爲不知是當下心上不欺處是字直指上兩爲字不指知不知所謂無自欺之蔽也

自欺之獘一則蒙昧不自察一則雖覺而強蓋過去知之不知則能自察矣爲知之爲不知則不強蓋矣是字只指當下由此而求其可知之理朱子補聞道理知此耳

講章謂子路以不知爲知實它不知非曉得不知而飾爲知之此知與註意不合蓋好勇之賢乍有所見主張到太過處一冒過去便是自欺故朱子引正名一節便以孔子爲迂和那知處也不知了證得最明子路豈不知孔子之不迂只要主張名不能正太過致此獘耳講章之誤在一飾字飾者不自之自欺強以爲知賢者之自欺自欺亦有粗細之分然總爲自欺

則於理蔽一也

聖學說知便指義理不指心體但心有自欺之蔽則義理障拒而不明所見皆成謬妄能去此蔽則義理易明天下未有知其不知而肯終安於不知者也故朱子由此而求之一轉正圓滿是知中道理非於是知外添蛇足也惟邪教之所謂知則專指心體而言但本體一明大事了畢當下即完全無欠若更加擬議便於本體有礙此良知家之精蘊也

子張學干祿章

干祿不是不講言行另有一種動人之言行

寡者尤悔未必無也則寡者如是用力而後僅得寡也

兩則字是難辭

或問子張學干祿夫子以祿在中引之如何反作難辭曰祿不須干而自得是下三句中語意此兩段却正說寡尤悔之難看兩則字如何鄭重子張才高務外直看得言行不打緊夫子說寡尤悔之妙以引之却正不許他兩寡字容易也

學者求道與斯爵人求利達其用功淺若一般但所求之物不同耳譬之作好文字與俗下醜派其用功淺若也是一般求嘗好文難而醜文易也但掉轉腑腸便得耳

在中但就理上說不論時節因緣

在中則已有得祿之理其或不得命之不可知也千祿則已先得祿之理其或得之亦命之不可知也枉爲小人而不免於拔擯枉爲醜文而不售於場屋者不知凡幾也

祿原不是學問分外事所謂在于耳在中者道理如此學者未嘗計及亦不必計及應固在中不應亦在中

祿在其中不是引誘庸流亦不是鼓厲修士是天地間自然正理故奔競與恬退者雖清濁不同而其不知道看得一祿字重滯則一也

古人鄉舉里選故說個言行如今秀才秘訣却是醜作文低立品祿在其中矣可笑可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同一物也相讓則見多相爭則見少同一理也責人則兩失自盡則兩得夫子立言原只煞重在上半截敬忠以勸就康子言之耳然即此便見此理之公有感必有應只要點破康子私心若謂兼講功效便是巧於計較者也

舉善而教不能使不盡勸朱子此語正爲舉教並重非爲教重於舉也

子曰人而無信章

不知其可不獨一言一事之礙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子張欲知來夫子只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知往只求其不可變不可變者其大而變者其末也故兩段只重因邊不重損益

百世可知只在因與所損益邵子一部經世書總不出此圖積累

理數原不可分所然畢竟以理爲主無理則數亦難算矣讖緯家只見一邊故有驗有不驗聖人上下千年直如著衣吃飯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章

不爲之根總在利害上起脚凡人於利害分明其氣便餒故聖賢只在是非上斷定不講利害則無欲無欲

則其氣浩然所謂仁者必有勇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六

論語三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章

季氏僭竊與莽操等不同蓋公子翬權臣一味妄自尊大不知其文理不通帶一分騃蠢無知帶一分世家習氣在

三家者以雍徹章

不說三家僭竊只說何取令三家亦索然無可回答是并不許三家明認僭竊也語愈婉旨愈嚴無知妄作罪名使三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實難自承正見

聖人立言之妙

季氏旅於泰山章

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己不論季氏之從否此是聖賢行爲正傳孔明之不逆睹成敗利鈍文山之病雖不治而必用藥皆此志也

此與字直而不曲乃怪問之辭非婉商之語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其爭何應必也何只了得無所爭一句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

子夏只讀錯一爲字詩人爲字上微逗斷爲字讀得重本意是因素爲絢子夏將素以爲三字一滚下去爲

字讀得輕便誤認即素爲絢此所以起問也

此與無諂章相似而不同彼終始論學此只論詩已截然難混彼首節夫子之答已進一解而子貢悟詩又進一解此章夫子之答只訓明詩義至子夏方別進一解繪素即是素絢只一後字答他爲字故子夏就後字悟出禮意耳

此禮字只指三千三百美盛處而言故曰後若將禮字講入精微則後字說不得矣

禮後句看作悟境便入禪一著高解便入老莊禮豈爲我輩設耶只此一句便是魑魅禽獸之言然其弊未嘗不從悟處過高來也依他說只成禮外禮僞非禮

後矣後後学是重禮之義不是薄禮

子夏因夫子一箇後字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正見理之精微未嘗以禮為忠信之薄也錯會此意于是牽連上兩節亦是憂世救俗之旨失之誣矣

子夏原只問詩聖人也只答他論詩子夏忽然悟到禮後觸類旁通正得詩教之妙而所悟又只在學問本原又見詩學之益故夫子與之未嘗為禮後之旨不可明言而托之言詩也禮後後学指禮之本然說謂有忠信為本而禮以之行禮自在忠信之後非謂人得而先後之也後之亦非薄之去之也

聖人有取子夏言詩正為他禮後之意從切實反本上

來見其爲學親切此方是會讀書故曰可與言詩不是空枯悟境也

可與言詩聖人正喜其因詩知學得詩教之旨非謂其能不落言詮如釋氏之破句別字皆可以悟禪將素絢句看做靑州布衫鎭州蘿蔔也

有云禮後一語恍然篤信謹守之象卽灑埽應對下學之意故夫子與之先生曰子貢子夏雨許言詩案俱爲其切於學而有不同子貢喜其能求義理之無窮子夏則喜其能悟出意言之表各因其人而進之正爲其長進一格也若子夏仍取其篤信謹守洒埽應對下學之義又何足與言詩乎

有云子貢穎悟子夏篤實以大意為可觀而忽遺乎名物此穎悟者之言詩也若精詳訓詁而忽然旁通於詩之理離而適以為合非篤實者不能故聖人尤善與篤實者言之於商與賜皆許言詩而詩之傳獨歸之商徧之下參與賜皆言一貫而一貫之傳獨歸之參也先生曰詩之教與他經不同觸類旁通斷章取義益人無窮正在不拘滯處或言事而忽悟詩或因詩而忽悟理皆得詩教之妙故夫子許之無異辭與一貫公案又別一貫兩章問答開示語句已自不同子貢之不及曾子固不待言而決若言詩之本領商下則子夏斷不及子貢聖人必無喜與篤實言甚於

頴悟之理若據後儒之授受以申公得之子夏遂以爲聖人獨傳子夏此必不然當時聖門無人不以詩教傳詩說者必多遭焚坑之難獨卜氏一宗不絕耳焉知子貢之徒不更得孔門之微義哉但謂詩序出自子夏則後漢書已明證爲衛宏自作矣若序可證子夏之宗則詩傳亦托之子貢矣但如子夏之精詳訓詁而因言明理其細心自非後儒所及蓋讀詩之道有二其一如漢人之訓詁但解釋名義不增入意論名義精詳則其味淺涿意論處處通達其一如程子之言詩渾不章解句釋但優游吟哦有時轉卻一兩字點綴地念過教人省悟二者門戶似別然皆以

潛心玩索而得爲實與頓悟一也若後世觀大意不求甚解此習性粗疎自托高致豈足語頓悟之讀詩哉近人爲經學又務爲穿鑿牽楱杜撰之論以翻古人成說爲高如郝敬季本之流直六經之蟊賊又豈足與語朱子見之爲實精詳乎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開口便道吾能言之可見聖人于二代禮意精微及大綱節目皆有欛柄在手只是典故不詳便無徵不信耳看聖人於文武之道尚且求之賢不賢之識大識小朱子註道字爲謨訓功烈禮樂文章蓋其大道精微聖人自能言之亦非賢不賢之所能識也

夏殷未嘗無大略之存但其詳不可得聞耳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魯禘賜自成王說出明堂位先儒謂漢儒多魯人魯之僭大始于春秋多矯飾之言漢儒因而述之則并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爲非據然据魯頌之詞未可謂盡出周末先秦也陳氏曰施之周公之廟猶曰報功施之魯國難乎免于僭矣其說較正

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是千古定案

或問禘之說章

既曰不知又曰之於天下則非不可知也既曰之於天下又止曰示諸斯又記曰指其掌則可知而不可言

也

既曰不知矣知者之於天下視掌却從何知之故知只是難言耳

中庸之難明是就道理上說此節之難知是兼魯禘非禮意故中庸止云治國而此云於天下於天下則不玉不禘之義自見矣

中庸泛言道于上下道理故但云治國此處易天下二字兼禘之非已隱然言下矣

有云禘者審也所以審禘昭穆也禮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則禘於新宮此不獨魯爲然也左傳曰烝嘗禘于廟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夫子亦曰郊禘之事降

殺于天子此又何說而諱之也先生曰禘有大禘有時禘左傳所云多時禘之通行于天子諸侯者稱此亦惑於後儒禘祫混一之說不及精審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章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此處寧字與他處寧字不同他處寧字虛此處寧字實他處是僅可意此處是不可不意

敢將媚字直說是小人無忌憚賣弄今時公然講究以爲榮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此論周之禮極贊其美言周禮之所以會緣監於二代

故明備美盛如此舍此安適哉文是贊美之詞非文
質之文也從周從其道之盡會非從王制也
此以文字贊周禮非謂周尚文而論周文之宜從也忠
質文三統是三代治天下之道亦不專主禮而言此
章中初無較論三統之意但極言周禮之美盛道理
該從非謂孔子不得位當從時王而不當反古也
周之文自是歷代漸次趲來如此監字正其所以為文
之故非周自以文監二代也到此正盛過此失中夫
子從周純乎天理之至若作尊王說不特不知文字
并不知監二代之道便屬私意矣
非二代那趲下來周不能自成其文非周先王亦不能

監二代以成文

周家積累既久又連生數代聖人故其監二代極精詳非前後所及孔子從周以此非不倍義也若如肅說則秦始監周弱而廢封建宋祖監五代而廢藩鎮皆可爲法矣

周禮之所以盛者以其監於二代之故但至末流其意漸失則夫子當時之文非復文武之時之文後生末學便有僭議先民之意夫子正謂周制本盡善但人自末之從耳

文勝之文非監二代之文也因文勝而思返質是直欲去文更非夫子本懷從周即從先進意

子入大廟章

是禮也言每事詳慎正是禮當如此我亦行禮云耳乃辨明禮意以敎或人非自解知禮也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處仍是凜然敬謹之意即此言亦禮也可見聖人無時不是禮

聖人聞人非議多引過婉言獨此毅然直任非自辨知禮辨每事問之即禮也蓋一己之是非可以委曲任過而禮之是非關天下後世不可以不明正見聖人無我處後來鄉原一流不但自原不知禮意即有所知而人非之也一味含糊道他總不知不足與辨此

便是多少陰私褻薄與聖人此等處較看直是天淵
陳司敗譏夫子即婉承以謝之此獨毅然立辨者正爲
時人不知禮者敬而已矣之義則禮意不明于天下
故不惜直任以悟之或謙或辨總見聖人之無私

子曰射不主皮章

主字是專重解謂不專重貫革便非禁貫革也謂力不
同科便非舍力而論射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古聖
人何故製此不祥之器乎蓋有所用也不貫革用之
何益知此可悟井田封建古聖人爲天下後世計至
深遠矣
原有箇武射在但先王之道不重此不主皮謂不主于

貫革非禁貫革也所重在此則所輕自在彼耳不主皮則貫革之射自攝于內主皮則禮射亾而天下之能射者亦少矣

不主二字一以猶武衞一以揆文教兩義都備射原是力上事但主于貫革即是尚力主于中鵠即是尚德中鵠也是用力力歸于巧即名爲德使中鵠又貫革先王固所取也但不主耳其所以不主者以力不同科故也尚德則力在其中尚力則殺心勝而射失其道故夫子歎之要知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便是爲力者上者揆文教處能得幾許地其餘皆奮武衞者也豈先王不仁之術哉如此然後萬物各得其

所其用力處乃所謂德也杯酒釋兵豈非詘力而中
原塗炭何尚德之有先王誠惡力何不竟用畫布非
其皮去之耶
力不同科自有必同者在若止欲賤力則并射可去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記欲去只二字當將子貢定有說故夫子下愛羊二字
惜其無實而妄費此註之所以不可易也人每將子
貢欲去另講出一種淺心僞識豈聖人之知言知人
覿面商論者反不如後世之臆揣耶
羊與禮不是兩件賜看來是羊子看來是禮
定公問君使臣章

王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引賢以共治亦天也君臣本乎天禮即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無非天也從天看下則君臣尊卑雖截然而相去不遠蓋禮之等止一級耳自無道秦以詐力爲君君非天降之君於是務自尊絶而與臣乖隔禮意澌滅盡矣後代未能反正其道不過於其所行加修飾焉宜其君臣之倫失而治道亦不能復隆于古也

天爲生民而作君君爲生民而求臣君臣之分雖嚴其情實親近自秦人無道上下猜忌爲尊君卑臣之禮而君臣師友之誼不可復見漸且出宦官宮妾之下矣宋時君臣猶存古意自茲以後復蹈秦轍禮數懸

絕情意隔疎此一倫不正上體驕而下志淤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

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爲生民也臣求君以主治君求臣以輔治總有箇天在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天秩天討非君臣之所得而自私也君臣之尊卑雖定而其遞降相去止一間耳只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卻了天字君以爲惟我之所欲爲臣以爲生殺刑賞爲君所制不得不然于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篡弒隨之直弄成一箇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隔絕君不知禮之出

于天臣不知忠之本于性性天命也天即理也性即理也故朱子于各欲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滿緣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爲盡而實多未盡在如良知家言也只坐不知天也

自三代以後以詐力取天下以法術治天下一切于人欲上修飾補苴君臣之間皆以駕馭術數爲事尊卑懸絶情意隔離總忘卻一天字不知君臣之所由來從天降下民起義故君求臣臣事君皆天也知天則忠字直從天命之性來不忠則逆天自有所不能已者非駕馭術數之所能取也

君有禮則其分益明故曰天澤履以辨上下定民志

忠不是講報答自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禮忠二字人多略去粗節而求精微云儀節之禮非禮職分之忠非忠其說似深而易遁離理而責心亦良知家言也不知講到粗節處方是禮忠之實方是禮忠之盡則彼之所謂深者正吾之所謂淺耳越看得禮忠好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宮人性情之正正見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明在文王后妃夫婦上說後來不知道者以爲涉房帷燕昵之私欲改從序作求賢而終難通

也則又變爲后妃求賢女共內職而作其支離無理又甚矣

惟文王之德之盛故宮人於其夫婦房室之際寫來恰得性情之正亦惟宮人身被文王之化性情自好故能寫得聖人性情出贊詩人亦正深歎文王后妃之德之不可及也後來不會此者強攻傳註至郝敬輩必主后妃求賢自輔而辨謂宮人誰與文王卧起而知其輾轉反側然則即其言刺之關雎若后妃自作則斷無自稱君子之理既淑女爲嬪御亦無好逑之義鐘鼓之樂除非此詩爲文王所作則可否則又誰知后妃之輾轉反側者乎

后妃得淑女爲三夫人九嬪以下而樂有之矣其於淫不淫何解也即求之未得而哀有之矣何慮其傷乎序亦自知其不通而通云無傷善之心則又太輕看了太姒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所謂器者只如瓶罌之類生成只受得多少水其間或受得一二分或受得五六分或受至九分十分然其器則已定也孔孟之不用只是器大無許多水去充滿得他管仲之一匡九合只是器小纔一勺便盈故器小不是任一事一節上論或人以儉知禮爲器小何異採簫喻日夫子但言其不儉不知禮耳至所云

器小者固難爲或人道也然管仲之不儉不知禮處正是其器小處世間固未有不儉不知禮之人而其器則大者也

不儉不知禮不是證器小然也只是器小中事

夫子斷管仲始終只是一案或人却是隨地辨解因器小曰儉因不儉曰知禮或人意中已不暇顧母矣不知夫子到底只勘定器小不儉不知禮皆從重科斷中公案

問管仲若儉與知禮其器有加否曰管仲器小只是合下如此他事遮補不得

或以器大者雖奢與僭無害此是漢以後人見識却正

是器小處

或人認差禮字只作冠冕迂濶等字看所以卽將不儉爲知禮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章

朱子云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今玩記者書法固是如此

樂有本有文有聲有音有宮有律有容數者合而成樂本者功德與事也文者詩歌也聲者器之響也音者響之高下淸濁如今之工尺四上是也宮者音所主之均如工尺四上之入某調也律者宮所中之律也容者舞綴也此章只于樂中提出比音一種講其節

奏之音蓋爲太師言之云耳然作樂之事亦莫重于此經生家無論律呂卽聲音二字尚有不求分別者何況其餘

樂有以器言者以理言者以音言者此以音言者也以器則已粗以理則已精惟音也者不離乎器而實本於理粗之則婦豎皆能知其妙精之則鬼神不測其故此是介乎精粗之間者

人每說得樂有疑鬼疑神一種不可知道理在外聖人言理徹上徹下决無此等蹺蹊雖只說當然而所以然之妙已寓其中形而上者卽在形而下內非有二也

少孤喜嬉戲嘗于度曲絲絃粗解各均旋宮自然之度牛鐸蘆吹此理長在工尺四上即是鍾呂今樂猶古也惟衆律高下一定之等諸儒爭求未得亦當坐不諳音度而憑空說理故難明耳試從俗樂中合絲竹肉兩端之盡而求之元聲未嘗不可尋也惜無明義習數者就正此事紛紛是古非今轉說轉遠

儒者不與有司習則其理愈高其說愈謬後世論樂諸儒病總在此飛灰累黍古尺帝指都無是處王伯安論律呂只求禮樂本原更不問名物度數大言欺人其不知正等耳

樂之難作大約讀書人好立議論而不可行伶工習之

而不明其發兩者相左耳今日俗樂工尺上四何嘗
不是十二律還宮耶
夫子所言不必古樂即末世俗樂亦斷不能出此此所
以謂可知也古樂之亾亾于器數其聲音之理終不
亾
數句聯貫而下只始作從之以成有界分純皦繹都是
從之中事以成統上始從純皦繹有挨次而無輕重
層折
翕純皦繹乃聲音自然之理櫪馬淵魚皆知其妙惟其
如此所以不可易也
淫樂之害都只在聲音上蓋夫

此章今人亦知講聲音卻不曉得聲音之所以然與湯不與藥仍是浮詞亂話翕純皦繹總無精切之言有人偶用樂記字眼爲主司所塗熟相傳以經學古學爲戒以爲不但無益并且害事士夫胸中不知樂記爲何物又何論古今樂律更有何書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章

封人見地儘高覷其辭氣之間加於晨門沮溺蕢數等矣

子謂韶盡美矣章

性反誅讓乃推論所以盡善未盡善之故非以善未善推論征誅之不是也聖人亦只是論樂不論兩聖人

在帝王諸樂中獨舉二樂衡論則武樂之美盛可知但較之韶則尚有未盡善者傳註推論所以然故及德功上看耳要之武王之德功已至聖處但較舜自是不同不爲貶刺征誅也使舜當武王時亦必伐紂其樂自是盡善使武王受堯禪其所未盡善亦終有遜舜處在聖人分上自有不可強耳

論韶武非論舜武論韶武而舜武在其中非論舜武而以韶武爲斷也樂以象功舜武之功皆極盛故聲容皆美功之所由出因乎其德其時此其所以不同聖人亦無可如何者較量褒貶則直作武王非聖人論抹過德時又是俗見周旋

節武軒輕係聖人功德不同聖人功德又係氣禀時數之不同道理本自光明洞然言之有何觸礙有何周旋世上含糊糊或索性放肆妄論總被武王非聖人一篇胡說做成痞塊耳